



## 还你一个大观园 (连载)

□吴献党

十

鹦鹉岩突然间变得更高大了。山上的树木、岩石都饱满起来，荒芜的土地也变得丰满，每一根飘扬的树梢暖昧起来。恍惚一切都与父亲有关，他津津有味地望着眼里的实物，百瞧不厌。如果你在这座山上看到一个笑眯眯地痴呆看山的老人，那个老人绝对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一夜之间年轻了十岁。他走下山去，来到了村林哥家。父亲走完东家，又串西家，召集了山下所有的留守乡亲。父亲坐在堂哥家的太师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他在等待我传达这石破天惊的消息。

我给堂嫂1100元钱，安排了三桌酒席。消息传出后，出乎意料，乡亲们和我父亲一样，高兴得欢呼起来了。男人们唱起山歌，女人们跳起广场舞，还有的竟扭起了秧歌。

话儿出口，开不得玩笑，我不能欺骗、忽悠我的乡亲。我必动真格。可我面对一个现实情况，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，但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，我只能请村林哥当总指挥，来实施这一计划，当场与村民签下了租地1000亩，租期30年的合同，家家按上了大红指印。

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，但我心里还是没有底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赶到县城，请来我的叔伯侄子国家一级园林师、全国劳模王开慈给我们把脉，请他做顾问。他通过实地考察，又反复推敲了我们的创意方案，认为可行并给予高度赞赏和肯定。

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们来到镇政府，立马得到书记和镇长的大力支持，从镇经管站到县经管局，再到林业、国土、税务部门，短短几天时间，我们把手续全部办了下来。

2018年8月2日，是我的一个喜庆日子，刚过完八一建军节，又过八二。这一天，鹦鹉岩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正式办下来，并定于这一天正式开工。我们请来挖土机，挖一条公路，经过数日奋战，一条崭新的大道直通家门口。我们又平了鸡场，准备放养一万只土鸡，让土鸡在山林里自由散步，找虫子吃，在山林里下蛋。我兴奋不已，撰写了一首打油诗：扬恩屋后是白虎坡，献爱门前是青龙凸。青龙凸下是阳坡，阳坡长，阳坡乱。沿途都是乱岩壳，挖土机，震山坡，挖条大道门前过。致富路，幸福道，乐得献虎笑呵呵。吴村林，当指挥，汗流浃背成河。小黑狗，噜知了，欢喜赶来凑热闹。

鹦鹉岩大观园的序幕拉开了。我一下子成了家乡的红人，四乡八邻争相传颂我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。特别是我的父亲，更受到乡亲们的爱戴，俨然一个总设计师，每天背着双手，到工地上，这里看看，那里走走，脸上乐成一朵花。乡亲们更是欢呼雀跃，抢着上山干活，锄地、拔草。凡来干活的，我们都是每天开80元工资，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也从山下赶来拔草，我们照单全收，开同样的工资。乡亲们的热情，就是最大的力量。干活往返路途遥远，我们专门在山上安排了丰盛的午餐。乡亲们感恩，有的送来大米，有的送来菜油，还有的送来冬瓜、豆角和黄瓜。

一晃到了十月小阳春，我们栽上了第一批树苗——盆景罗汉松，山上增添了一片新绿。

十一

世上的事情，大凡都好事多磨。我这样安慰自己，你也许觉得可怜，可悲、可笑。

我们遇到难题了，资金链断了。东拼西凑的资金很快就用完了。

本来有关部门答应大力支持，帮忙给银行申请，给予贷款，可迟迟不见动静。当顾问的侄子联系了长期支持农业的长沙银行。当时我真是信心百倍，认为有全国劳模出面，贷款应该没有问题。问题偏偏来了，银行有一条明文规定，农村专业合作社成立未满一年，不允许贷款，涉嫌套取国家资金。我们早就向长沙银行递交了申请贷款报告。长沙银行也给我联系了惠农担保公司。可我们一无所有，只有山上的那点资源。专业合作社刚刚成立，没办出规模来，又没有过硬的实体和抵押，即便关系再好，也爱莫能助。

走出公司大门，我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，耷拉着脑袋，嘴里咕咕叫，却无心觅食。陈行长是个热心人，见我心灰意冷，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安慰我说：别急，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办事，总会有办法想的。反正贷款要满一年，到时想办法先给你们贷100万。陈行长的话多少给了我希望，但我的心依然悬着。我心悬着还不只这些，山上要修大水池，解决人畜饮水问题，那条新挖的土路，也要打上水泥路，已向有关部门申请，并列入了计划，也不知什么时候能落实下来。

我牵肠挂肚。乡亲们正翘首期盼，我不能让乡亲们知道实情，但必须向父亲说明。想不到的是父亲知道了真相，是那样的平静和通情理。他说，我们的设想很美，但步子先不要迈得那么大，一口不能吃成胖子。要一步一步，分步走，先在山上搞种植养殖，逐步富裕了，再去发展。父亲的话很实在，也与我不谋而合。这是我与父亲唯一的一次默契。

我把即将面临的烂摊子全部交给了村林哥打理，我不能整天泡在上面，我有自己的主要工作，要履行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写作职责。

我回张家界了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。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又到了夏天。

父亲再也坐不住了。不时打电话来，说：

我养的五箱蜜蜂跑了一厢，真可惜！

竹园的竹子，今年开花了，真奇怪！

我知道父亲的心思，口里哦哦地应付着。

见没有动静，不几天，父亲又打来电话，干脆明说：

欠挖路机的工钱，还有1700元没付完，怎么安排？

大哥问你，你大观园还办不办的，水泥路什么时候能修上山，不修，他要把屋搬下山！

父亲的话，让我焦急，心中像刀扎一样。离专业合作社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只剩下个把月了，也不知陈行长承诺贷款100万元能不能下来，我真的心里没有一点底。

大哥也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瘦多了，天不亮就起床，站在山垭上，朝山下望，望你快点回来！

我的泪流了下来。真后悔给了父亲一个大观园梦。我好恨自己，拿着好好日子不过，自讨苦吃。有时，我天真地想，要是真有财神存在，能给我1000万，该有多好。我甚至还天真地想，用一根长长的竹杆，朝天上戳，使劲地戳，使劲戳，能戳下一笔巨款来，给父亲去建一座大观园。想的最多的，是能遇上一位有慧眼的大老板，去我的家乡投资，了却我父亲的心愿，也了却我欠下的良心债。

我真的无法面对父亲，无法面对乡亲们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。

习近平给了全中国人一个中国梦，我给了父亲一个大观园梦。我做梦，追梦；我们每个人都做梦，追梦。尼采说，梦是阿波罗式的造型艺术。一个天才的雕塑家会首先在梦里得到优美得让人惊讶的肢体构造。梦是摩耶面纱后的艺术精品，而我们每一个不论贫富，不论相貌优劣，不论捂在胸口的是哪一只手，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家。遗憾的是现实成为撕面纱的残忍的手。

我给父亲的大观园梦啊，我何时能还父亲一个大观园！

## [记事]

ZHANGJIAJIE DAILY

3

2020年4月10日 星期五



## 还你一个大观园 (连载)

□吴献党

十一

鹦鹉岩突然间变得更高大了。山上的树木、岩石都饱满起来，荒芜的土地也变得丰满，每一根飘扬的树梢暖昧起来。恍惚一切都与父亲有关，他津津有味地望着眼里的实物，百瞧不厌。如果你在这座山上看到一个笑眯眯地痴呆看山的老人，那个老人绝对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一夜之间年轻了十岁。他走下山去，来到了村林哥家。父亲走完东家，又串西家，召集了山下所有的留守乡亲。父亲坐在堂哥家的太师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他在等待我传达这石破天惊的消息。

我给堂嫂1100元钱，安排了三桌酒席。消息传出后，出乎意料，乡亲们和我父亲一样，高兴得欢呼起来了。男人们唱起山歌，女人们跳起广场舞，还有的竟扭起了秧歌。

话儿出口，开不得玩笑，我不能欺骗、忽悠我的乡亲。我必动真格。可我面对一个现实情况，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，但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，我只能请村林哥当总指挥，来实施这一计划，当场与村民签下了租地1000亩，租期30年的合同，家家按上了大红指印。

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，但我心里还是没有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赶到县城，请来我的叔伯侄子国家一级园林师、全国劳模王开慈给我们把脉，请他做顾问。他通过实地考察，又反复推敲了我们的创意方案，认为可行并给予高度赞赏和肯定。

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们来到镇政府，立马得到书记和镇长的大力支持，从镇经管站到县经管局，再到林业、国土、税务部门，短短几天时间，我们把手续全部办了下来。

2018年8月2日，是我的一个喜庆日子，刚过完八一建军节，又过八二。这一天，鹦鹉岩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正式办下来，并定于这一天正式开工。我们请来挖土机，挖一条公路，经过数日奋战，一条崭新的大道直通家门口。我们又平了鸡场，准备放养一万只土鸡，让土鸡在山林里自由散步，找虫子吃，在山林里下蛋。我兴奋不已，撰写了一首打油诗：扬恩屋后是白虎坡，献爱门前是青龙凸。青龙凸下是阳坡，阳坡长，阳坡乱。沿途都是乱岩壳，挖土机，震山坡，挖条大道门前过。致富路，幸福道，乐得献虎笑呵呵。吴村林，当指挥，汗流浃背成河。小黑狗，噜知了，欢喜赶来凑热闹。

鹦鹉岩大观园的序幕拉开了。我一下子成了家乡的红人，四乡八邻争相传颂我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。特别是我的父亲，更受到乡亲们的爱戴，俨然一个总设计师，每天背着双手，到工地上，这里看看，那里走走，脸上乐成一朵花。乡亲们更是欢呼雀跃，抢着上山干活，锄地、拔草。凡来干活的，我们都是每天开80元工资，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也从山下赶来拔草，我们照单全收，开同样的工资。乡亲们的热情，就是最大的力量。干活往返路途遥远，我们专门在山上安排了丰盛的午餐。乡亲们感恩，有的送来大米，有的送来菜油，还有的送来冬瓜、豆角和黄瓜。

一晃到了十月小阳春，我们栽上了第一批树苗——盆景罗汉松，山上增添了一片新绿。

十一

世上的事情，大凡都好事多磨。我这样安慰自己，你也许觉得可怜，可悲、可笑。

我们遇到难题了，资金链断了。东拼西凑的资金很快就用完了。

本来有关部门答应大力支持，帮忙给银行申请，给予贷款，可迟迟不见动静。当顾问的侄子联系了长期支持农业的长沙银行。当时我真是信心百倍，认为有全国劳模出面，贷款应该没有问题。问题偏偏来了，银行有一条明文规定，农村专业合作社成立未满一年，不允许贷款，涉嫌套取国家资金。我们早就向长沙银行递交了申请贷款报告。长沙银行也给我联系了惠农担保公司。可我们一无所有，只有山上的那点资源。专业合作社刚刚成立，没办出规模来，又没有过硬的实体和抵押，即便关系再好，也爱莫能助。

走出公司大门，我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，耷拉着脑袋，嘴里咕咕叫，却无心觅食。陈行长是个热心人，见我心灰意冷，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安慰我说：别急，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办事，总会有办法想的。反正贷款要满一年，到时想办法先给你们贷100万。陈行长的话多少给了我希望，但我的心依然悬着。我心悬着还不只这些，山上要修大水池，解决人畜饮水问题，那条新挖的土路，也要打上水泥路，已向有关部门申请，并列入了计划，也不知什么时候能落实下来。

我牵肠挂肚。乡亲们正翘首期盼，我不能让乡亲们知道实情，但必须向父亲说明。想不到的是父亲知道了真相，是那样的平静和通情理。他说，我们的设想很美，但步子先不要迈得那么大，一口不能吃成胖子。要一步一步，分步走，先在山上搞种植养殖，逐步富裕了，再去发展。父亲的话很实在，也与我不谋而合。这是我与父亲唯一的一次默契。

我把即将面临的烂摊子全部交给了村林哥打理，我不能整天泡在上面，我有自己的主要工作，要履行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写作职责。

我回张家界了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。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又到了夏天。

父亲再也坐不住了。不时打电话来，说：

我养的五箱蜜蜂跑了一厢，真可惜！

竹园的竹子，今年开花了，真奇怪！

我知道父亲的心思，口里哦哦地应付着。

见没有动静，不几天，父亲又打来电话，干脆明说：

欠挖路机的工钱，还有1700元没付完，怎么安排？

大哥问你，你大观园还办不办的，水泥路什么时候能修上山，不修，他要把屋搬下山！

父亲的话，让我焦急，心中像刀扎一样。离专业合作社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只剩下个把月了，也不知陈行长承诺贷款100万元能不能下来，我真的心里没有一点底。

大哥也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瘦多了，天不亮就起床，站在山垭上，朝山下望，望你快点回来！

我的泪流了下来。真后悔给了父亲一个大观园梦。我好恨自己，拿着好好日子不过，自讨苦吃。有时，我天真地想，要是真有财神存在，能给我1000万，该有多好。我甚至还天真地想，用一根长长的竹杆，朝天上戳，使劲地戳，使劲戳，能戳下一笔巨款来，给父亲去建一座大观园。想的最多的，是能遇上一位有慧眼的大老板，去我的家乡投资，了却我父亲的心愿，也了却我欠下的良心债。

我真的无法面对父亲，无法面对乡亲们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。

习近平给了全中国人一个中国梦，我给了父亲一个大观园梦。我做梦，追梦；我们每个人都做梦，追梦。尼采说，梦是阿波罗式的造型艺术。一个天才的雕塑家会首先在梦里得到优美得让人惊讶的肢体构造。梦是摩耶面纱后的艺术精品，而我们每一个不论贫富，不论相貌优劣，不论捂在胸口的是哪一只手，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家。遗憾的是现实成为撕面纱的残忍的手。

我给父亲的大观园梦啊，我何时能还父亲一个大观园！

乡下亲戚送来一条娃娃鱼，一直把它围养在家中。

几次贵客临门欲将它宰杀，让餐桌上多一份珍馐，以增待客的热度和档次，还可给亲朋们从水中人参中摄入一丝微不足道的氨基酸、蛋白质之类的养分。当看见娃娃鱼的憨态和听到犹如娃娃的叫声时，就会顿生怜悯，有些不忍心下手。这娃娃鱼早有寻求自由、冲破樊篱的欲望，多次夜深人静时顶开器盖，爬行在房中，或静躺在黑暗处，显示它顽强的两栖生存本领。

这次新冠疫情蔓延全球，生保部门禁止捕食野生动物，网上煮吃蝙蝠的恶心之举，触动了许多人的灵魂。我们全家三代共同商定，将这娃娃鱼放归自然，还它自由之身。带着孙辈们选择在澧水河边将它放生，这里水域宽深，安全静谧，不用担心像从前水产部门卯时放入鱼苗，辰时就

历史影册

## 放 生

□胡绵蛟

被贪婪的渔夫一网捕走。娃娃鱼在水中转了一圈，像是道别的，就摇头摆尾消失在茫茫水里。

相信这样能让孙辈们在幼小的心灵植根生态环保意识，再不被多事的外国人胡诌为丑陋的中国人。记得长辈们也曾用不同的言行希冀我们尊重自然、敬畏生灵。但他们大多以恫吓的方式施教，告诫晚生这树不能砍，砍了会头疼脑热的；那动物不能捕，捕了会遭报应的。岁月沧桑，这树得以长存。后来林业部门给它挂牌了牌、上了户，更无人敢打它的主意。

万物皆有灵，大自然是通人性的，它敬畏万物，让生态物种永恒延续。家乡有几百年枫树，先民们说它是神树，可显吉凶祸福。哪年枝繁叶茂，则预示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哪家有小病小灾，只要围着它虔诚地转上三圈，病灾立马就消。儿时同玩伴就在枫树的裸根下嬉戏，但从不敢伤它，就连掉下的枯枝落叶也没有人敢捡去生火。大炼钢铁的年代有人想到它，也没敢动它。岁月沧桑，这树得以长存。后来林业部门给它挂牌了牌、上了户，更无人敢打它的主意。

与我们一样承受天地间的悲欢离合、风霜雨雪和阴晴圆缺。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：

人之中有自然的影响，自然也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，这就是人性的自然。毒蛇和猛兽都是不会主动伤人，它们害怕万物之精灵。人们常说人有三分怕虎，虎有七分怕人，蛇咬虎伤七十二冤。你敬它一分，它回敬你三分。人类若无休止地掠夺，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。曾有报道说，张家界采耳之人救了一只待哺的母猴，猴群便帮他采了一大堆耳屎；云南的一头象被人伤害后，象群攻击了村庄。这些年频发的疫情，灾难的肆虐，即将被海水吞噬的海滨城市，如此种种鲜活的实例，无不警示人类要保持理性。

凝视娃娃鱼跃入的水面，浮想联翩。不求它能带来一群娃娃鱼的回报，只愿它能在如诗如画的世界里自由繁衍，和谐共生。

## 旅途发现

## 游福石城记

□周麟

丙申年仲春，余与东营韩听雨、聊城张小闹同游古溪州福石城。自永顺县城而东，逾连山坡，取径骡子湾，至灵溪河西岸。

时雾雨霏霏，灵溪水阔而湍流，有三两鸭群结队摇尾下水，怡然悠哉，一派闲散气象。四围环顾，重山叠嶂，一山乍出，数山复现，遂呈万马奔腾之势。下行上溯，觅得一石桥，上有石桥仙渡四字，文辞雅驯，结体亦古奥不俗。

过石桥，路转急，两侧有柏树数十株。复行百十步，渐平夷，且行且歌，山鸟林虫亦相和而鸣。

越小丘，视界愈开，有村舍十余幢，隐古木苍竹间。三人行囊吃重，思暂停山家处。询之村媪，旋捉木椅两张对置，使包离地，不沾尘土。出，韩生凛然曰：礼失求诸野，存包而不问孔方，斯文在兹矣！

村北即福石城，为彭氏土司古都。外城经灵溪半抱，八街十巷交错纵横，内城沿山势渐行渐高，土司宫殿、地